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足尖上的革命故事

刘晓真



我心中的红色经典

1964年首演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1961年上映的同名故事片，可谓红色经典中的双璧。1971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被搬上大银幕，广为流传。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通过这部经典重温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历程、理想信念和斗争精神的同时，仍然能够领略它的艺术魅力和创作高度。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芭蕾的形式讲述了一个革命故事。舞剧在

剧情和人物设置上比同名电影更为精炼，这是舞台叙事的必要。舞蹈中的人物无法像故事片中的人物那样自报身份，人物关系过多会造成舞台叙事的负担。对于编舞而言，运用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基本形式塑造人物形象并推进情节发展，需要发挥的空间，因此，主要矛盾和典型场景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琼花与洪常青、琼花与南霸天构成主要人物关系，为独舞、双人舞提供了矛盾冲突的基础；另一方面，苏区明亮欢快的基调与南霸天府邸阴郁压抑的底色形成反差对比，为群舞编排提供了情绪背景。

“常青指路”在谢晋导演的电影中仅仅是一个叙事桥段，洪常青和琼花共同面向通往苏区娘子军连部的小径，镜头一闪而过。但在芭蕾舞剧中，“常青指路”是剧情的转折点，

也是象征意味极强的场景。琼花逃离南府后，与洪常青和小庞在椰林初遇，心理上从提防、犹疑到接纳，一步步转变，最后在红色娘子军音乐主旋律的暗示和烘托下，三人共同面向苏区所在的方向。这是琼花决定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时刻，也成为舞剧的经典造型之一。此外，在剧场版的舞剧结尾处，洪常青被敌人架在烈火之上，同时国际歌响起，革命精神在火光中升腾。这两个场景中，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动作语言的诉说达成统一，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舞剧中高度融合的典范。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艺术本体上为世界芭蕾史提供的革命性经验，是对西方古典芭蕾审美的挑战，也是芭蕾创作与中国传统身体语言相结合的有益尝试。西方古典芭蕾的审美根植于宫廷文化，有着系统完善的足尖技术作为支撑，手势、造型亦有特定的规范。在此前提下，仙女、公主、小姐等形象的塑造与舞蹈技术体现里合一，形成特定的优雅格调。显然，古典芭蕾的固有模式限制了琼花这个人物内在情感的张力，优雅格调与琼花的身份和强烈表达无法匹配，所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便需要对传统古典芭蕾进行改造。

琼花受伤逃离南府后，在椰林中有一段抒情独舞——紧握的双拳和中国传统戏曲动作中的各种技巧性翻转，无不宣泄着琼花心中的愤怒和仇恨，大开大合的动作幅度，时时在释

放着积压的苦情。这一切都与足尖技巧进行了完美的嫁接和融合，使琼花这个人物形象得到丰满生动的塑造，也为芭蕾世界中的女性增添了一个红色的革命形象。

对于突出足尖和腿部技巧的古典芭蕾而言，上半身的表现力相对薄弱，这一点在《红色娘子军》中得到很大改观。“娘子军练兵”和“军民同乐”两个场景中，女兵练枪群舞、女兵练刀群舞、男子短刀群舞、斗笠舞等都加上了符合剧情的道具，从技术上丰富了古典芭蕾语言，也为芭蕾群舞的编排提供了经典案例。以女兵练枪瞄准前行的动作和造型为例，实际上这不但是对古典足尖技巧的挑战，要求演员具备脚尖过硬的技术，而且还必须有端枪的手臂力量和平衡能力，否则就无法有力地呈现勇武刚健的女兵形象。另外，在“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悠扬音乐中，翩翩而起的斗笠舞不仅传达了军民同乐的美好氛围，也为芭蕾舞和民间舞的结合提供了样板，艺术风格鲜明。

重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令人不得不叹服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这部剧既凝结着前辈艺术家悉心创作的集体智慧，也体现着情动于中而发于外的革命精神。重温红色经典的意义便在于用审美的方式学习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代琼花、舞蹈家薛菁华表演经典动作“倒踢紫金冠”。（资料图片）



第一代琼花、舞蹈家白淑湘（右二）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资料图片）

经典回放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根据梁信编剧的同名电影集体创作改编而成，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马运洪担任舞美设计，梁红洲担任灯光设计。这部芭蕾舞剧在创作中留下了许多令人记忆犹新的舞蹈段落和脍炙人口的音乐旋律，其中以黄淮创作的主题歌《娘子军连歌》以及《万泉河水清又清》等传唱最广。自1964年首演至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已累计演出4000余场，是中国芭蕾舞史上傲人的里程碑式作品。



2021年6月19日，中央芭蕾舞团新一代演员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刘方摄

致敬为信仰而战的 壮阔人生

黄典林

近年来，谍战剧在家国情怀与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中，融入悬疑、动作与爱情等元素，赋予剧集传奇性和浪漫色彩，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涌现出《暗算》《潜伏》《风筝》等一批经典作品，深受观众喜爱。近日，又一部谍战剧《叛逆者》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和爱奇艺播出，引发观众关注。

《叛逆者》从新手特工林楠笙的角度切入，并没有设置过多悬念和包袱，而是通过全知视角，开篇就向观众交代事件的缘由，并将剧中关键人物“邮差”的身份透露给观众，让看似复杂的谍战剧情变得容易理解。同时，该剧节奏紧

凑，通过一个个矛盾事件推动主人公林楠笙不断自我叩问，为信仰实现从寻找信仰到坚定信仰、升华信仰的转变做了铺垫，使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成长蜕变，鲜活而具有内在逻辑。

生逢乱世却能坚守信仰、不随波逐流，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我的“叛逆者”，是这部电视剧表现的重点。作为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表，林楠笙、朱怡贞等虽年轻稚嫩，却坚定坚毅，义无反顾地奔向信仰所指的方向。剧中也塑造了以顾慎言、纪中原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在隐蔽战线上，他们冷静地面对突如其来其来的艰险，书写着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忠诚。这些“叛逆者”选择逆光而行、为信仰而战，体现了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陈默群、王世安等反面角色同样立体生动，衬托出共产党人的勇敢坚毅和革命信仰无坚不摧的力量。

《叛逆者》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进行描摹，书写了平凡人不平凡的壮阔人生，是对烽火年代革命先烈的一次致敬，也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次精神洗礼。

中国音乐学院演出《江姐》 美妙旋律唱述英雄故事

本报电（记者郑娜）伴随着一曲二胡独奏的《红梅赞》旋律，由中国音乐学院师生演出的音乐会版歌剧《江姐》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

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岩》中江姐的英雄事迹改编创作而成，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该剧于1964年9月首演后轰动全国，其中的《红梅赞》《绣红旗》等唱段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本次音乐会版歌剧《江姐》在原剧本44个唱段基础上精选出21个唱段，以故事讲解的形式将唱段串联起来，引领观众走近红岩年代，走进江姐的内心世界，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本次排演音乐会版歌剧《江姐》是由中国音乐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艺术

实践部基于现有课程开设的实践类集体课，是一次全新的教学尝试。它打破了系列和年级界限，在声乐系、国乐系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硕博研究生之间进行了一次跨越式合作课，同时也是专业主课与思政课有机结合的实践课程模式。第四代江姐的扮演者、原空政文工团一级演员、歌唱家铁金担任本次音乐会版歌剧《江姐》总导演，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曹文工担任乐队配器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担任故事讲解人。在几位专家的指导下，参与演出的100多位学生阅读原著小说和历史资料，仔细分析剧中人物，揣摩人物性格，不断提升音乐理解力与表现力，用美妙旋律唱述英雄故事，透过音乐读懂党史。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方面的主题创作百花竞放。开天辟地的1921年，更是各种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在此热潮中，影片《1921》可谓颇具新意的优秀作品。

影片聚焦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所有的叙事都朝着这个聚焦点努力。李达成为故事的主线人物之一，他在上海串联起所有心向上海、奔赴上海的角色。在北京，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寄予厚望；在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冒雨启程；在欧洲，马林从奥地利出发，邓小平等在法国兴奋眺望。每一个奔赴上海的人，前路都不平坦。马林一落地就陷入被捕的危险之中；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近藤荣藏来到上海后，一直被特务盯梢。其他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等地赶来的参会者，无不历经艰难险阻。影片还通过众人向刘仁静等询问五四运动的情形，闪回了两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爱国运动。

各地的参会者纷纷来到上海后，又开始了寻找、确定开会地点的历险记。这就使影片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在故事的演进中，多线索纷呈交错，每个人物又有自己的线索。这种立体交叉的叙事方法，难度有如构建现代都市的立体交通网，纷繁复杂又自有其内在秩序。

叙事性文学艺术形式发展到今天，结构几乎成为成败的关键。这部影片让一个个历史人物穿行于故事的脉络之中，有交汇又有独特性，实属不易。与此同时，其他的故事线索以最精练的方式表达而不完全展开，人物之间的对话极具主题色彩，都围绕如何救国救民于水火这一核心，而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必须以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理想建党、政治建党、组织建党就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共识，就有了先进知识分子从全中国甚至海外奔赴上海的盛况。影片直接切换故事线索的方式，从创作表达上也是一种新的探索。编剧、导演都做得可圈可点，展现了众多人物形象，从容地讲述了故事。随着剧情的推进，一幅巨大的画轴徐徐打开，纷繁中不乏清新，简洁又纲举目张。

《1921》是一部具有现代审美意识并努力通过艺术创新来表达、传递历史真谛的影片，在传统与现代、主题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上做得较为出色，成功实现了创作目标。主体故事的时间有如话剧艺术一样严格控制，空间则又充分展开，突出了电影艺术的优势。影片还集束式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观众可以从其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1921年这个红色起点值得格外珍视，需要永远铭记。电影《1921》生动地、恰切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情系百姓写初心

吴新苗

近日，“时代楷模”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原纪委书记李夏的事迹被改编成黄梅戏搬上舞台。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原创优秀剧目展演作品之一，《初心》由朱万曙编剧，滁州演艺集团创作、排演，通过聚焦李夏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深挖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成为黄梅戏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该剧特色之一是展现出小人物的大情怀。李夏在2019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袭击荆州乡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战斗在防灾一线，不幸因公殉职。《初心》一开场就展现出他与群众的鱼水之情。李夏主动放弃了调到城里工作的机会，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使高杨村基层党组织重新获得了村民的拥护。这个情节具有典型意义，揭示出以李夏为代表的优秀党员的前行动力，正是因为有着“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李夏微信签名）的情怀。

通过细节小事营造现实质感是这部剧的另一个特色。《初心》表现的是李夏驻村帮扶工作中的各类日常小事，以现实主义的细腻手法，呈现一幕幕感人画面。李夏在帮扶困难群众冯孝华的过程中，被冯孝华姐姐冯香兰深厚的姐弟情打动，替孝华穿上鞋子，背他去车站。在这里，观众对李夏“做点对他人有益的事”的人生理想，产生了深切认同。

《初心》每场都以李夏母亲、妻子的回忆引入，通过亲人的讲述，丰富了李夏“忙着工作，也爱着家庭”的人物形象内涵。李夏因防灾连续3周没有回家，剧中用大段抒情唱段表现他对妻女的愧疚之情，带观众进入李夏的情感世界。

表现乡村生活是黄梅戏的优良传统，《初心》堪称表现当代乡村尤其是表现模范人物的黄梅戏现代佳作。《初心》由黄梅戏作曲家徐代泉谱曲，体现了黄梅戏唱腔的原汁原味，唱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每场结束时4句幕后曲，与该主题非常契合，如第二场“帮扶”幕后曲“你是冬天的火光，寒夜里带给人温暖。你是夏日的清泉，炎热中滋润人的心田”，文辞优美，寓意隽永。



黄梅戏《初心》剧照。

顾菲菲摄

以艺术创新传达历史真谛

阎晶明